壞孩子

A P. 契訶夫作

和別的小說八篇

魯迅譯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CTP

安敦·契訶夫：

壞孩子

和別的奇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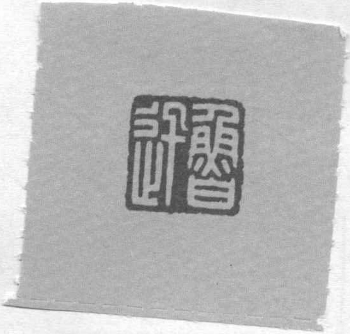
文藝連叢之一

魯 迅 譯

V. 瑪修丁 木刻插畫

三閒書屋印造

1935



每册實售一角五分

A. P. CHEKHOV
一八八二年在墨斯科攝

前　記

司基塔列慈 (Skitalez) 的"契訶夫記念"裏，記着他的談話——

"必須要多寫！你起始唱的夜鶯歌，如果寫了一本書，就停止住，豈非成了烏鴉叫！就依我自己說：如果我寫了頭幾篇短篇小說就擱筆，人家決不把我當做作家！契紅德！一本小笑話集！人家以爲我的才學全在這裏面。嚴肅的作家必說我是另一路人，因爲我祇會笑。如今的時代怎麼可以笑呢？"（耿濟之譯，"譯文"二卷五期。）

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間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臨死這一年，自說的不滿於自己的作品，指爲"小笑話"的時代，是一八八〇年，他二十歲的時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在這之間，他不但用"契紅德" (Antosha Chekhonte) 的筆名，還用種種另外的筆名，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小品，速寫，雜文，法院通信之類。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報"新時代"上投稿；有些批評家和傳記家以爲這時候，契訶夫才開始認眞的創作，作品漸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觀察也愈加深邃起來。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是相合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這里的八個短篇，出於德文譯本，却正是全屬於"契紅德"時代之作，大約譯者的本意，是並不在嚴肅的紹介契訶夫的作品，却在輔助瑪修丁（V. N. Massiutin）的木刻插畫的。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後，還在本國爲勃洛克（A. Block）刻"十二個"的插畫，後來大約終於跑到德國去了，這一本書是他在外國的謀生之術。我的翻譯，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爲多，並不著重於小說。

這些短篇，雖作者自以爲"小笑話"，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趣聞"，却又截然兩樣的。牠不是簡單的只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麼，——就是問題。生瘤的化裝，蹩脚的跳舞，那模樣不免使人笑，而笑時也知道：這可笑是因爲他有病。這病能醫不能醫。這八篇裏面，我以爲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將這些指爲"小笑話"，我想，這也許是因爲他謙虛，或者後來更加深廣，更加嚴肅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

譯者

目　次

壞孩子…… 3

難解的性格…… 7

假病人……11

簿記課副手日記抄……17

那是她……21

波斯勳章……29

暴躁人……35

陰謀……49

—

譯者後記……55

壞　孩　子

和別的奇聞

壞孩子

伊凡·伊凡諾維支·拉普庚是一個風采可觀的青年，安娜·綏米諾夫娜·山勃列支凱耶是一個尖鼻子的少女，走下峻急的河岸來，坐在長椅上面了。長椅擺在水邊，在茂密的新柳叢子裏。這是一個好地方。如果坐在那里罷，就躲開了全世界，看見的只有魚兒和在水面上飛跑的水蜘蛛了。這青年們是用釣竿 網兜，蚯蚓罐子以及別的捕魚傢伙武裝起來了的。他們一坐下，立刻來釣魚。

"我很高興，我們到底只有兩個人了，"拉普庚開口說，望着四近。"我有許多話要和您講呢，安娜·綏米諾夫娜…… 很多…… 當我第一次看見您的時候…… 魚在喫您的了…… 我才明白自己是爲什麼活着的，我才明白應當供獻我誠實的勤勞生活的神像是在那里了…… 好一條大魚…… 在喫哩…… 我一看見您，這才識得了愛，我愛得你要命！且不要拉起來…… 等牠再喫一點…… 請您告訴我，我的寶貝，我對您起誓：我希望能是彼此之愛——不的，不是彼此之愛，我不配，我想也不敢想，——倒是…… 您拉呀！"

安娜·綏米諾夫娜把那拿着釣竿的手，趕緊一揚，叫起來了。空中閃着一條銀綠色的小魚。

"我的天，一條鱸魚！ 阿呀，阿呀…… 快點！ 脫出了！"

鱸魚脫出了釣鈎，在草上向着牠故鄉的元素那里一跳…… 撲通——已經在水裏了！

追去捉魚的拉普庚，却替代了魚，錯捉了安娜·綏米諾夫娜的手，又錯放在他的嘴唇上…… 她想縮囘那手去，然而已經來不及了：他們的嘴唇又不知怎麽一來，接了一個吻。這全是自然而然的。接吻又接連的來了第二個，於是立誓，盟心……幸福的一瞬息！在這人間世，絕對的幸福是沒有的。幸福大抵在本身裏就有毒，或者給外來的什麽來毒一下。這一囘也如此。當這兩個青年人正在接吻的時候，突然起了笑聲。他們向水裏一望，僵了：河裏站着一個水齊着腰的赤條條的孩子。這是中學生珂略，安娜·綏米諾夫娜的弟弟。他站在水裏面，望着他們倆，陰險的微笑着。

"嗳哈…… 你們親嘴。"他說。"好！ 我告訴媽媽去"。

"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拉普庚紅着臉，吃吃的說。"偸看是下流的，告發可是卑劣，討厭，胡鬧的…… 我看您是高尙的正人君子……"

"您給我一個盧布，我就不說了！"那正人君子回答道。"要是，不，我去說出來"。

拉普庚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盧布來，給了珂略。他把盧布捏在稀溼的拳頭裏，吹一聲口哨，浮開去了。但年靑的他們倆，從此也不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接吻了。

後來拉普庚又從街上給珂略帶了一副顏料和一個皮球來，他的姊姊也獻出了她所有的丸藥的空盒。而且還得送他雕着狗頭的硬袖的鈕子。這是很討壞孩子喜歡的，因爲想詐得更多，他就開始監視了。只要拉普庚和安娜・綏米諾夫娜到什麼地方去，他總是到處跟蹤着他們。他沒有一刻放他們只有他們倆。

"流氓，"拉普庚咬着牙齒，說。"這麼小，已是一個大流氓！他將來還會怎樣呢?!',

整一個七月，珂略不給這可憐的情人們得到一點安靜。他用告發來恐嚇，監視，並且索詐東西；他永是不滿意，終於說出要錶的話來了。於是只好約給他一個錶。

有一回，正在用午餐，剛剛是喫蛋片的時候，他忽然笑了起來，用一隻眼睛使着眼色，問拉普庚道："我說罷？怎麼樣？"

拉普庚滿臉通紅，錯作蛋片，咬了飯巾了。安娜・綏米諾夫娜跳起來 跑進隔壁的屋子去。

年青的他們倆停在這樣的境遇上，一直到八月底，就是拉普庚終於向安娜・綏米諾夫娜求婚了的日子。這是怎樣的一個幸福的日子呵！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說明了一切，得到許可之後，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園裏去尋珂略。他一尋到他，就高興得流下眼淚來，一面拉住了這壞孩子的耳朵。也在找尋珂略的安娜・綏米諾夫娜，恰恰也

跑到了，便拉住了他的那一隻耳朵。 大家必須看着的，是兩個愛人的臉上，顯出怎樣的狂喜來，當珂略哭着討饒的時候。

"我的乖乖，我的好人，我再也不敢了！ 阿唷，阿唷，饒我！"

兩個人後來說，他們倆祕密的相愛了這麼久，能像在扯住這壞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所感到的那樣的幸福，那樣的透不過氣來的大歡喜，是從來沒有的。

（一八八三年作）

難 解 的 性 格

頭等車的一個房間裏。

繃着紫紅色天鵝絨的長椅上，靠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太太。

值錢的綴有鬚頭的扇子，在她痙攣地揑緊了的手裏格格的響；眼鏡時時從她那美麗的鼻子上滑下來；胸前的別針，忽高忽低，好像一隻小船的在波浪裏。她很興奮…… 她對面坐着一位省長的特委官，是年青的新作家，在省署時報上發表他描寫上流社會的短篇小說的…… 他顯着專門家似的臉相，目不轉睛的在看她。他在觀察，他在研究，他在揣測這出軌的，難解的性格，他已經幾乎有了把握……她的精神，她的一切心理，他完全明白了。

"阿，我懂得您的！"那特委官在她手鐲近旁的手上接着吻，說。"您那敏感的，靈敏的精神，在尋一條走出迷宮的去路呀…… 一定是的！ 這是一場厲害的，嚇人的鬬爭，但是…… 您不要怕！ 您要勝利的！ 那一定！"

"請您寫出我來罷，渥勒兌瑪爾！"那位太太悲哀的微笑着說道。"我的生活是很充實，很有變化，很多色采的…… 但那要點，是在我的不幸！ 我是一個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殉難者…… 請您給世界

看看我的心，渥勒兌瑪爾，請您給他們看看這可憐的心！ 您是心理學家。 我們坐在這房間裏談不到一點鐘，可是您已經完全懂得我了！"

"您講罷。 我懇求您，請您講出來罷！"

"您聽罷。 我是生在一家貧窮的仕宦之家的。 我的父親是一個好人，也聰明，但是…… 時代和環境的精神…… vous comprenez（您明白的），我並不想責備我那可憐的父親。 他喝酒，打牌……收賄賂…… 還有母親…… 我有什麽可說呢！ 那辛苦，那為了一片麵包的掙扎，那自卑自賤的想頭…… 唉唉，您不要逼我從新記牠出來了。 我只好親自來開拓我自己的路…… 那嚇人的學校教育，無聊小說的灌輸，年青的過失，羞怯的初戀…… 還有和環境的戰鬭呢？ 是可怕的呀！ 還有疑惑呢？ 還有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於人生和自己的不信的苦痛呢？…… 唉唉！…… 您是作家，懂得我們女人的。 您都知道…… 我的不幸，是天生了的呀…… 我等候着幸福，這是怎樣的幸福呢？ 我急於要成一個人！ 是的！ 要成為一個人，我覺得我的幸福就在這裏面！"

"您可眞的了不得！"作家在手鐲近旁吻 她的手，低聲說。"我並不是在吻您，您這出奇的人物，我是在吻人類的苦惱！ 您記得拉斯可里涅可夫(1)麽？ 他是這樣地接吻的。"

註一：Raskolnikov，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小說"罪與罰"裏的男主角——譯者，

"阿，渥勒兌瑪爾！ 我極要榮譽，……要名聲，要光彩，恰如那些—— 我何必謙虛呢？——那些有着不很平常的性格的人們一樣。 我要不平常……簡直不是女性的。 於是……於是……在我的路上，我遇到了一個有錢的老將軍 …… 您知道罷，渥勒兌瑪爾！ 這其實是自己犧牲。自己否定呀，您要知道！ 我再沒有別的法子了。 我接濟了我的親屬，我也旅行，也做慈善事業…… 但是，這將軍的擁抱，在我覺得怎樣的難堪和卑汙呵，雖然別一面，他在戰爭上曾經顯過很大的勇敢，也只好任他去。 有時候……那是可怕的時候呀！ 然而安慰我的是這一種思想，這老頭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便會死掉的，那麼，我就可以照我的願望過活了，將自己給了相愛的人，並且得到幸福…… 我可是有着這麼的一個的人，渥勒兌瑪爾！ 上帝知道，我有着這麼一個的！"

那位太太使勁的揮扇，她臉上顯出一種要哭的表情。

"現在是這老頭子死掉了…… 他留給我一點財產，我像鳥兒一樣的自由。 現在我可以幸福了…… 不是麼，渥勒兌瑪爾？ 幸福在敲我的窗門了。 我只要放牠進來就是，然而…… 不成的！渥勒兌瑪爾，您聽哪，我對您起誓！ 現在我可以把自己給那愛人，做他的朋友，他的幫手，他的理想的承受者，得到幸福……安靜下來了……然而這世界上的一切，却多麼大概是討厭，而且庸俗的呵！ 什麼都這樣的卑劣，渥勒兌瑪爾！ 我不幸呵，不幸呵，不幸呵！ 我的路上，

現出障礙來了！ 我又覺得我的幸福遠去了，唉，遠得很！ 唉唉，這苦楚，如果您一知道，怎樣的苦楚呵！”

“但這是什麽呢？ 怎樣的一種障礙呢？ 我懇求您，告訴我罷！那是什麽呀？”

“別一個有錢的老人……”

破扇子遮掩了漂亮的臉。 作家把他那深思的頭支在手上，歎一口氣，顯出專門家和心理學家的臉相，思索了起來。 車頭叫着汽笛噴着蒸氣，窗幔在落照裏映得通紅。

（一八八三年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